



酣畅淋漓的表达

□ 霜枫酒红



翻阅《人民日报》，每周星期一到星期五的第5版《评论》中心位置都是一幅竖向漫画。长期坚持，已经成为《人民日报》评论版的一个显著标识。

这种使用漫画艺术作品的报纸、刊物、数字媒体数量可观，有的媒体设有创作机构，有的媒体借助外力。那些生动的漫画总能第一时间吸引读者的注意，引起阅读兴趣。不少漫画经过时间的考验成为了经典。

著名漫画家方成上世纪80年代初期创作的《武大郎开店》，使用历史人物武大郎来影射、批评某些领导干部压制人才的现实。这幅作品广为流传、引起全国轰动，其影响力至今不衰。作品以独特的手法反映了当时普遍存在的不尊重知识、不尊重科学、不尊重人才的社会现象，引起公众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共鸣。作者视角独特、技法醇熟，今天欣赏起来依旧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思想价值。

漫画《“听证”老太太》刊于2011年7月的《中国新闻周刊》。画面中的老太太借鉴了中国传统戏曲人物造型，背上插着写有“听证”的靠旗，头戴一只高高举起的造型冠，左手拿着小板凳，右手拿着菜篮子，一派奔忙状态。这位成都老太太63岁，“参加政府各类听证会19次，基本上是每逢涨

价必投赞成票，在民间成了政府听证最铁杆的托儿。”

《羊城晚报》《今晚报》《新京报》《广州日报》《南方都市报》《读书》《三联生活周刊》《瞭望东方周刊》以及一些数字媒介平台，都因自己的漫画栏目或作品给公众留下深刻印象，也扩大了漫画艺术的认知与影响。

研究者认为，中国古代就有漫画这种艺术样式，但当初没有“漫画”这个名称，也没有形成独立的画种。加之近代文明进程的迟缓，漫画在中国真正成为气候已经是清末民初了。

放眼世界，16世纪，漫画出现在欧洲的宗教出版物上。到了18世纪中叶，以英国工业革命为先导的欧洲各国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社会变革，思想启蒙运动与新印刷出版技术相结合，促使漫画形成独立的画种并得以迅猛发展。这些对时政和社会生活进行评议的漫画在报刊上广为刊发，被称为“政治漫画”“评论漫画”。

鸦片战争以后，近代报刊在中国出现，近代漫画迅猛发展，并且用艺术担负起评议时政的重任。1898年7月19日，香港的《辅仁导报》刊登了香港爱国人士谢缵泰（1872—1937）的漫画《远东的形势》。1903年12月15日，该漫画经过修改以《时局图》

为题在上海《俄事警闻》创刊号上刊登。

谢缵泰的《时局图》可以说是中国漫画史上最重要的作品了，不仅被收录进美术图书、新闻图书，还进入了中学历史课本，铭刻在了无数人的脑海中。这幅作品生动形象地向国人展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严重危机。

以《时局图》为信号，中国人自己画的各类时事漫画在中文报刊上遍地开花，中国近代漫画形成独立的画种登上历史舞台。此时的这些作品并不叫“漫画”，而被称为谐画、时画、警画、喻画、讽画等。

1904年3月17日出版的上海《警钟日报》首次使用了“时事漫画”，但没有其他报刊的跟进使用。直到1925年5月，上海《文学周刊》开设《子恺漫画》专栏连载丰子恺的作品，“漫画”这个名称在我国才普及开来并沿用至今。1927年秋，由丁悚和张光宇等人发起成立了“漫画会”，并出版《上海漫画》杂志。从此，漫画与新闻媒介结下不解之缘。20世纪90年代，“中国新闻奖”中还设立了“新闻漫画”奖项，各省的新闻奖中也有“新闻漫画”奖项。

漫画以“漫”字当头，意在表现形式浪漫、选题内容无拘束，可以直截了当、酣畅淋漓表达公众的情感。也就是说，漫画是

纵横驰骋、爱憎强烈、风格鲜明、追求创新的大众画种。也正因此，从清末至今，漫画一直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，一幅幅作品不仅串起了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史，也无声地向后人述说着过往的舆情焦点以及公众的评判。同时，一幅幅作品构建起一座中国漫画艺术丰碑，并成为民族的一笔珍贵精神财富。

进入数字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，公众的漫画欣赏需求也在发生改变，不再满足于传统的报刊漫画，客观上要求漫画的创作与数字技术结合，适应全新的“图像阅读”需求，形成融合表达与传播。例如，在漫画创作中运用H5技术，使漫画转静态为动态、变无声为有声。

科技进步改变生活也影响审美，数字技术、媒介融合已经成为公众生活中的主流趋势。智能手机、平板电脑端口上，公众在全新的漫画作品中理解新闻、观察世界、判断是非，也在个性表达、独家视角中获得情感宣泄、认知连结和审美愉悦。

很显然，当代数字技术和漫画结合而带来的这些接受效果，远远超越了纸媒介时代。未来，我们一定会在更深刻的技术变革中迎来漫画艺术的新风景，并获得更丰富多样的精神体验。



侠义成为武侠作品永不过时的“梗”

喜欢武侠剧的观众们想必记得三年前那部播出后热极一时的《庆余年》，之后便翘首以待它的第二部出炉。这期间，同样演员班底出演的《雪中悍刀行》率先问世，甫一播出，就被拿来和《庆余年》比了个够。

不少人对《雪中悍刀行》有微词，多集中说它的打戏不卖，慢动作加特效，缺乏匠气。这评价没毛病，万能的特效让拍戏容易了许多，尤其是动作戏。在特效的帮助下，一招一式沦为中看不中用的花架子。有此评价的，皆出自一种旧有的情怀，想必是不自觉就想起那些年那些肉眼可见的“拳拳到肉”的动作戏，是如何让人血脉贲张的，尤其是惩恶扬善的时刻。仿佛也只有那样的动作戏才配得上“武侠”这两个字。无法评说这种体验的客观和现实程度，毕竟追求真实并没有错。但是抛开这种无法计较的观感和体验，这部剧较之《庆余年》，反倒画面上多了些美感。片头水墨画似的帧帧设计，配上一声紧似一声地催响在人心头的萧声，别有意境——江湖深远流路难测。而剧中的服化道也将该有的飘逸不羁、肆意洒脱体现出来。画面颜色不似《庆余年》艳丽，反倒有种出尘的气质。

也许真是对武侠作品情有独钟，两部原著笔者都看过了。《雪中悍刀行》的阅读体验明显输于《庆余年》。犹记《庆余年》原著叫人看得是酣畅淋漓意犹未尽，而《雪中悍刀行》因为其语言风格的跳脱以及前面部分的冗长，差点就让笔者止步，中途弃读了。两部原著阅读体验上的差别，导致对两部剧的观感正好有了相反的评价。《庆余年》有原著珠玉在前的体验，拍出的剧反而少了些预期的精彩，反之《雪中悍刀行》则因为原著体验不佳，改编后拍出来的剧反倒比原

著亮眼，这样的对比结果不知道是该庆幸读了原著还是懊悔没有果断弃读。

说来这两部作品虽然作者不同，但似乎都钟情讲一个不世出的天才。他们都有显赫的家庭背景，都有迥乎常人的生存环境，都逃不过“纨绔子弟”的名声，骨子里却都有情有义、义薄云天。当然既是天才，也都有推卸不掉的责任和旷世伟业等待着他们。只不过《雪中悍刀行》除此之外，更多凸显的是亲情和舐犊之情。毕竟天才在成长阶段，在“创业”的过程中，背后哪能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团队支撑。

在《雪中悍刀行》中，朝堂上一人之下的老父亲为儿子成长默默安排好一切——何时去历练，由谁人陪着去行走江湖，甚至什么时机遇见什么样的人都于股掌之中。然而既为天才，自有其不同凡响之处，全依了老子的意思岂不废物。不仅不能处处循着老子的安排，还要另辟蹊径另闯一片旁人想都不敢想的新天地，做出一番连本就耀眼的父亲都难企及的大作为。当然这期间父亲的身影也不是那么容易就摆脱的。所以天赋异禀的儿子起初也不过是有父亲的庇荫在前，凭着自己的睿智、见识和胆识将父亲的棋局进一步盘活，做到更加游刃有余，这种操作对于原就乐见其成的老父亲来说已然很满意、足以自豪了；而到了就连老父亲都有些看不清楚儿子意欲何为，而偏偏每一步走来，结果又都好到出人意表时，儿子无疑为老父亲与虎谋皮的天平上增添了信心和底气上的砝码。或者说，儿子的成长过程让老父亲看到了无限可能，并且可以互为底气。这分明就是个父子间相互成就的故事，只不过以江湖为背景。

剧中，儿子看似忤逆，游历三年回去

满院子追着打父亲，实则有着青春期的叛逆，也因着对父亲的诸多误解。在那么一刻，恍惚这就是现实中某个未成年却自以为是、对讳莫如深的父亲不理解而撒泼犯浑的少年。当他及冠之年，父亲让他亲见了一些事情，他知道自己错怪了父亲，却什么都没有说，是碍于面子，也是暗下决心要做出些什么的开始。也就有了后来，他一边不齿老爹给他做的安排，一边却誓要为老爹挣出个宽松的生存环境。也许对于孩子来说，学会担当就是对父亲最好的回报。

这部剧中父亲与孩子间那种爱得深沉，除了在男主这儿体现外，轩辕派轩辕敬城对女儿轩辕青锋又何尝不是如此。为了护女儿周全，他不惜被妻女多年误会，直到后来用生命换女儿自由。他对女儿的爱从他死后留下若干个锦囊亦可见一斑。锦囊中是他预见到女儿即将面临的所有困境的解决之法，算计之精细，考虑之周全，让人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一个父亲对女儿博大无私的爱。这个江湖因为这些有深度的爱变得不太冷。

作为武打剧，剧中对于侠义的诠释同样不遗余力。有着“天下第一纨绔”之称的男主，外出三年游历，与名义上的仆人老黄相依为命、甘苦与共。后来老黄身故，他一改初衷，学起了曾经谁劝也不学的武功，只为给老黄取回以前从不离身的剑匣。老黄就像一块“试情石”，试出了他掩藏在纨绔面具下的侠肝义胆。他对老黄如此，他对姜泥也是如此，明面上他“欺负”她，实则以此激励她，让她有活下去的理由。他对北凉老兵的时时关照，他对身边人的重视关心，以及行走江湖的扶弱锄强……这些都成为一边有那么多人说这部剧打戏太假，一边却仍有那么多人在追剧的原因。侠义也许要比武打更让人上头。 兰子

“他乡剧”以时代为号

近年来，一系列以异乡人在北上广深等大都市漂泊、拼搏的经历为题材的“他乡剧”，频频成为媒体和观众关注的热点。实际上，在荧屏上，“他乡剧”算不上新鲜事物。早在20世纪90年代，《外来妹》等反映改革开放大潮中农村青年闯入城市打拼的电视剧，就已成为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。近年来，随着社会转型的加速，这类作品再度趋于活跃。仅在2021年，便有《两个人的世界》《不惑之旅》《星辰大海》等多部作品播出，并获得了不俗的收视率。

“他乡剧”经久不衰的热度，源于对时代发展规律的把握和对现实生活深入细致的表达。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，在经济大潮的席卷下，大量农村青年带着对新生活的憧憬，懵懂却坚定地涌向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珠三角地区，开始了新的人生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才有了电视剧《外来妹》。

近些年，随着产业转型升级和国民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，受过良好教育的白领在“漂”族中占据的比例越来越高。“他乡剧”多以此类人物为主人公，他们在都市职场中的奋斗历程则成为主要看点。这就难免出现一些同质化倾向，而去同质化的根本，就在于对时代特征的把握，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社会。包括将视角下移，关注农民工、家政工作者以及大量散布于美发、饭店等服务行业的外来务工人员。他们是城市建设的主力军，是“漂”族的重要组成部分，然而以他们为主人公的电视剧却很少。与几成霸屏之势的都市剧相比，这类题材的“他乡剧”更有着继续开拓的空间。

时代生活是“他乡剧”的源头活水。当人口的地域流动已经成为社会常态，作为这种现象的文化表达，“他乡剧”或将长期存在。创作者需要深耕现实，紧跟时代，以独特的关怀视角与价值取舍，表现“漂”族这一群体的生存和情感状况，在娱乐观众的同时，发出对时代有价值的声音。 网文